读《风从四方来》

●公　木

姚业涌同志于“史无前例”时代，曾以知青身份，在科尔沁草原生活过五年多。尔后便调转来到长春市工作，经过沉淀的草原生活便成为他诗思的源泉，十余年来创作并发表了反映草原生活的抒情短诗近百首。现在分作四辑，编为一本，便是这部《风从四方来》。

我用了约两周时间，断断续续把这部诗稿翻阅了两遍，——有的篇章当然就不只两遍喽。没有发现很难沟通的地方，像有些青年诗人，“自己的和别人的诗也不一定都能理解”；这部草原速写，确实如“一束植根于生活中的花束”，写的十分流畅，也相当美丽，毫不朦胧，非常明朗，我无意说，新诗一定这样写才算好，但也绝不认为“老媪能解”便有悖于“现代化”。《风从四方来》不致使读者困惑，这在今天，八十年代的中国诗坛，大约也还可以算做一种特色吧。

可是我必须承认，近年间，尤其这几个月以来，世界与中国，理论与实践，问题纷至沓来，一切都亟待重新认识，思绪翻滚，时日迫促，实在缺乏理解诗的兴致。挤出点空间来翻阅这部诗稿，预期着从中重温一下那风风火火的岁月，诗人下放草原的五六年间，岂不正值“内人党案”闹得石破天惊，腥风血雨吗？可是，在这一点上，无所得。那段历史真实以及诗人当年的切身感受，似乎都被“沉淀”了，一点影象都没有显现。说实在的，于此我不无失望。也许是偏见，我总以为，说真话是诗的生命，而真话便是历史的真实，以及诗人对这历史真实的真情实感。无论怎样“沉淀”，它只能“变形”、“变奏”，以至虚幻、荒诞、超验、佯狂，却不得淡化到虚无，以至烟消云散，把风雨如晦，变为燕舞莺歌。再说一遍，也许是偏见，我的情绪促使我抱有这样的期待。

当然，不是也许，而是实际，这仅属偏见。谁又能指说，诗一定怎么写，写什么呢？抒情诗人本来一般地只在倾泻他自己的衷曲；或曰：对诗人说，原无所谓“本来面目”，诗只是对存在的审美解释，而存在云者乃是主体性的。那么，诗人自然应该是最自由的自我主宰者。依照这个标准阅读这部诗稿，我尽管实少激动，却并非无所欣赏。大部分诗篇还是写得完整，有文采，绘声绘色，大有作意，颇见功力的。诗人的“自我”，自然就这样在诗的文本中显影现相的吧，这也便是它的个性化的所在。

关于组诗《鸿雁落脚的地方》，有钱璞同志所写《一束清新的草原速写》，作了明细的评说，不再赘述。我只想从第二辑《白骏马》说起诗写的是矗立在内蒙古博物馆顶上的一座腾空跃起的白骏马塑象，诗人却听到了它“嘶鸣”：“象一把银号，/掀动青城绿叶的波涌”；又看到了它“跃向云空”：“腾起的前蹄，/抖动的长鬃，/卷起旋风”；在诗人意象中，这白骏马呀，“你从血与火的岁月跑来，/踏过大青山”，而“高高托起我的民族阳光下的新生，/和腾飞的身影”。白骏马写活了，而且成为整个民族的象征。《坐骑的形象》，以牧人的口吻，雕绘贴杆马是“一架活动的大山”，这形象是贴切而生动的：“飘洒的鬃毛，/是瀑布，是流泉。/绷紧的肌肉，/是隆起的山峦。/昂起的马头，/耸起云端，/从草地拔起，/向着北国云天。”这气势有多么宏伟，多么雄壮！于是，“云雀来盘旋，/唱出山的恋歌，/太阳从这里跃起，/又从这里沉下地平线。”并由此牧人，当然是诗人更进一步想象：“草原是一个大海，/大海该有／山岩托起的岛，/和奇峻的礁盘。/我的铁青马呀，/以山的形象，/把滔滔大海装点！”这浩瀚而突兀的意象，充分显示出诗人对草原生活的热爱。在这一组诗中，几乎篇篇都洋溢着这般热爱，昂扬着这种情感。“只要鞍在马上，/历史不会中断！”（《马鞍》）；“一个民族的形象，/在飞奔中长存！”（《飞奔》）；“我把激情注进牛角号，/把警惕交给醒着的枪管；/我拧响半导体，北京啊，/召唤着万马奔腾的草原……”（《下夜》）这后一首大约描绘的是作为一个知青的切身体验了，相类似的还有《红柳教鞭》：“我是草原上又一名／年轻的‘巴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克西'！／我和会套生格子马的／会唱《嘎达梅林》的孩子，/走进牧人的微笑，/走进生长神话的夏营地。"于是诗人歌颂："红柳丛象篝火，在北国长燃不熄，/我的教鞭就是一支／传播火种的火炬，/点亮孩子智慧的眸子，/点燃文明的信息。"是啊，诗人，年轻的"巴克西"，正是在"去摘取知识的星星，/寻觅绿野宝石"。这就不只是以诗篇做生命，而是以生命做诗篇了。最后，我想指出，在这组诗中，特别使我不忘的是《老旗长》和《青石碑守护的路》两首，因为它们具有史的厚度，从而也就具有力的深度。后一篇，纪念一位草原的先驱者："这片草滩本没有路，/是你骑着黑骏马，/才蹚出一条路。/"当马蹄敲破沉沉的夜，在黎明前的黑暗里，"罪恶的子弹和阴谋，/洞穿了你的胸脯"。在血渍染透的地方，牧人用一方青石，刻上先驱者的名字，筑起一座草儿青青的墓。于是，"风沙磨砺的墓碑，/日月涂亮的墓碑，/在低垂的苍穹下，/默默地守立着，/为牧人指路。"于是，"草原上从此有了／这条越来越开阔的路，/一条黑骏马踏出的路，/一条青石碑守护的路"。(《青石碑守护的路》)；前一篇，歌唱一位尚生存着的老英雄："老人做过'上马石'，/在那个死去的时代。/马靴踩烂过他／稚嫩的肩、瘦削的背。/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呼唤在旋风般的马背，/他奇迹般站立起来！"击退那个远去的时代，"象埋下种子，草地／埋下他殷红的血滴，/和燃烧汗珠，/用博大深沉的爱！"他站立起来了，整个草原仰望着他："他是旗杆，擎起星星花，/擎起五彩带；/故乡的河在他脚下流淌，/向着草浪刷碧的天外。"/他虽已离休，还在"走进红领巾的世界，/用伤痕累累的肩，/驮起牧人的未来。"(《老旗长》)这些诗都极单纯、明快，没有繁缛的描绘，没有曲折的情节。却写的厚，所以实；写的深，所以沉。它们是有分量的作品。令人读了能记住，打下烙印，不易忘记。

在《安代舞》这一辑诗里，我读到《沙打旺》，停住了，反复读，读了不知几多遍，感到有意味："别小看小草，它会染绿草原。"诗人诉说。在沙打旺身上，有一种男子汉的气质，诗人对此有所钟情似的：

寻找你身上——
一种男子汉的气质。
寻找你！
寻你在荒塚的碱地上。
死亡的霜花间，
你挺立青的锋刃。

寻你在旱海的沙坨上。
夸父伯足迹里，
你展示不屈的面容。

零下30多度，你露天越冬，
依然喂着一支牧歌，
仰笑冰雪来去匆匆。

当惊蛰的霜，
在北国长天呼唤，
你的生命燃成绿色的火焰。

问你：一生中，
击断多少风的蟒鞭，
沙的箭丛？

唱你：用打草机的轰鸣！
你举束束紫花，
举十月的紫星星！

这里没有隐，没有谜，只须破，无须猜，一读就懂，却又意蕴无穷，百读不厌。单纯而丰富，静谧而飞动。另一首《萨日朗》，也相类似，只是当"她向我诉说，诉说自己的不幸——说她虽被捕捉为"无限忠诚的形象，无限崇拜的象征"云云，这叫一般读者不容易真切地理解。是在为被欺骗被利用被损害的一代青年申诉吗？

在第四辑《野玫瑰》这19首短诗中，我比较喜欢最后一首《乌兰哈达的传说》这篇相当长的故事诗，它整整八十行，四句一节，共二十节。一首普通的蒙古民歌。唱的是少布和塔娜的爱情故事，历经磨难，终遭毁灭。"牧人说他们抱成一团，/跳下深渊血溅千丈。/从此，哈达山变得殷红、殷红，/有了乌兰哈达——红色的山岗。""因此乌兰哈达象只鹰，/那是少布的形象；/所以采块山石象小晶，/那是塔娜在闪光。"这一类传说，结晶为民歌，在民间特别是各边疆兄弟民族间，都极普遍，只是在这部诗集中，它却显示出不同的特色来，诗人只是记录了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分裂的文本

——文本的词义及阐释途径

程德培

一

文本之所以存在，那是因为它本身夹带着诸多涵义，代表文本的精神与思维。但这里的精神与思维不是凝固不变的，凡是经过本文的行为活动，都会使原有的涵义发着谁也难以料想的变化。(自然指的是作者与读者所能感受到的）不止是因为作为文体的这个“他”透露了些什么，同时也因为他在传递的过程中掩蔽了什么。在阅读者的感受与对象故事之间，文本筑起了一道必须逾越而又绝对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就我们的经验和意识来说，能够向自身证明的也只能是文本透露给我们的。对接受来说，经验与意识的自我证明与自我欺骗同时在进行，这就是文本的作用与悲剧。这很象一方面维护法律是为了制止犯罪，但又因法律的不可能健全而使得事实上一部分犯罪行为反而得到法律的保护一样。本文确有其自身的主体存在，但它的实际存在又必然夹带着许多非主体的活动在内，这就产生主体存在与主体自我证明的冲突，无法避免也是无法克服的冲突。自然，比喻是弊脚的，就喻体来讲，进一步完善健全法制仍是一条出路，但对本体来说，我们又怎么能证明语言在什么程度上删去了我们并不知道的事实呢？我们的意识与表达能超越语言进行思维吗？当然，这里讲的语言是指文本而非宽泛意义的语言。宽泛意义的语言与具体的文本现象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我们是难以想象如何站在语言的立场上来看待与语言相对立的思维，但是就文本与写作者、阅读者的关系而言，我们是能够超越写作与接受的视线而想象文本的视线。如同自我在表明对他人的见解时，在潜在的层次中同时证明了自我一样，文本在决定接受者存在的同时，也潜在地证明了自身的存在，反之一样，文本想证明自身的存在，也必须借助他人的反应。但是，在这种相互联系、相互证明的关系中，这种返回的认识也是常常在误解中进行，意识与经验从来都被裁决为写作者与阅读者头脑中的拥有物，在这种情况下，文本还能说明什么呢？它是写作者的表达符号，传声筒、复印物，是被证明为写作者的产物而被放在书架上；除此之外，它还是阅读者的拥有物，为了证实阅读者的需求

牧民的思想，感情和语言，几乎没有加工，却写的很流利舒畅，把蒙语结合到汉语中，读起来也很自然。

有的诗论家倡言诗的“非意识形态化”，并且认为“反传统”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传统”，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令人尴尬的事。但是这也恐怕仅属一家之言，“非意识形态化”本身便是一种意识形态，现实主义当然应为多元化所包容；而多元化不也正是一种现实趋势吗？又有的诗论家指出，诗是很难用题材或者“主义”界空的，只可说大体可分为切近现实与贴近内心的两种。我觉得还是这后一种意见更富涵盖力，更多合理性。姚业涌同志这本《风从四方来》，固然不必过分夸耀它的“草原”特色，而它确实似乎是坚持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是切近现实的；不过它岂不也还振颤着心灵的律动吗？固然，这些诗篇如果创作于50—60年代，将会更能打动更多的读者；可是在今天，在这八十年代诗坛上，正以共坚持了传统，不也会使着不至太小的读者群更加欣赏吗？那些由于看不懂而有点腻味了读诗的诗评家，大约不会感到尴尬了吧。徐敬亚同志说：“历史将收割一切。”旨哉斯言！这一切，自然不只包括今人晕眩的，即若《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同时也必包括令人醒目的，就为这本《风从四方来》便是。

一九八九年三月　长春

《文艺争鸣》1989年第3期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